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窄

門

安
德
烈
•
紀
德
著

楊

澤

譯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靈・胡金銓・寇 茲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黃美序・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鴻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黃燕德・戴 天・也 斯
景 翔・楊月蓀・蔡進松・莫 渝・鍾 文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何 欣・邱剛健
韜 韜・吳熙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吳福成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豐
-

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安德烈·紀德

André Gide

得獎評語：

「爲了他廣包性的與有藝術質地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以無所畏懼的對真理的愛，並以敏銳的心理學洞察力，呈現了人性的種種問題與處境。」

頒獎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安德烈·紀德傑出的日記保持了半個世紀之久，在第一頁寫道，當他二十歲的時候，站在拉丁區一棟建築物的六樓上，在秋天日落的景象下，眺望塞納河和聖母教堂一帶，要爲他們年輕的一羣「象徵主義者」，找尋聚會的場所時，他感到像巴爾扎克小說中的主角拉斯提那（Rastignac）一樣，正準備征服在他腳下的城市：「而現在，我們有兩個了！」不過，紀德的野心是要找尋長遠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不肯滿足於輕易的勝利。

今天這位獲得諾貝爾獎榮譽的七十八歲作家一向就是受人爭論的人物。從他寫作生涯的開始，他就把自己置於傳播精神焦慮的播種者的第一線，但這並不能阻止他今天幾乎被全世界各地的人奉爲法蘭西第一等的文學家之一，而其影響力則無可置辯的影響到好幾代。他最初的作品出現於一八九〇年代；他最近的一本則出現於一九四七年春天。在他的作品中，對歐洲精神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有所勾勒，而這段時期也構成了他長久的一生戲劇性的基礎。

或許我們會問：爲什麼這些作品的重要性到現在才被體認了其真正的價值？原因是，安德烈·紀德毫無疑問的是這樣一個作家，其真正的價值需要放在長遠的覽望中才可以評估，需要一段

空間，才可以讓辯證法的三個階段有迴旋的餘地。紀德比他同輩中任何人都更有對比性，他是一個善變的普魯杜斯^①，他的態度永遠在變，不竭不休的從對立的一端來啓手，以便激出火花。這乃是爲什麼他的作品看似不斷的對話，而其中的信仰一直跟著懷疑奮鬥，禁慾一直跟著對生命的愛奮鬥，紀德也一直跟著對自由的渴望奮鬥。即使他外在的生活也是動態而常變的；他著名的一九二七年的剛果之行和一九三五年的蘇聯之行——我們只舉這兩者爲例——就足以證明他不希望被列入安居樂業的文學陣營。

紀德出身於新教家庭，其社會地位允許他自由的追尋他的職志，比大部份人都能將注意力集中於培養他的人格和發展他的內在。他的家庭環境在他著名的自傳中有所描述，這自傳的名稱——*Si le grain ne meurt*（「如果麥子不死」，一九二四）引自聖約翰的話，就是：「如果麥子不死，就不能結出新的果實。儘管他強烈地反對他所受到的清教教育，他却終生都在探討道德與宗教的基本問題，而有時他用稀有的純淨來闡釋基督教的愛，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說 *La Porte étroite*（「窄門」，一九〇九）中，這本書可以與拉辛的悲劇著作相比。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紀德的著作中強烈的表現那著名的「背德主義」——這是他的敵人們常常誤解的一個觀念。事實上，它所指的是自由的行爲，「無緣無故的」行爲，是從良心的一切壓抑之下的解放，是類似於美國的隱士梭羅曾經說過的：「最壞的是做自己靈魂的奴隸販子。」我們必須常記心中，紀德並不認爲缺乏一般公認的美德，這本身就是一種美德。Les Nouritures

● Proteus，希臘神話中變化無常的海洋神。

terestres (「地糧」，一八九七) 是一部年輕時代的力作，在其中他熱忱的歌頌南方美麗的果實，而這果實却不禁久留；日後，他自己從這番努力中轉頭他去。他向他的追隨者與讀者所做的勸告是：「而現在，丟開我的書，離開我！」但第一個遵從自己這種勸告的正是他自己，這在他後來的作品中甚爲了然。

但不論在「地糧」或在其他作品中，他給我們留下最強烈印象的是分離與回返；這分離與回返含有濃烈的詩意，而他表達的方式則是如歌一般的散文。我們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再度發現這種特質：譬如說，有一個五月的早晨，在布魯薩一所清真寺的附近，他一篇簡短的日記中這樣說：「啊！再度重新啓步，感覺到細胞裏那精細的溫柔與歡喜像乳汁一樣滲出來……花園中濃密的灌木，純潔的玫瑰。在懸鈴木的陰涼裏懶散的玫瑰，你能夠不知道我年輕的歲月嗎？以前呢？我現在只是活在記憶裏嗎？我是真正坐在這清真寺小小的角落裏嗎——我這呼吸著並且愛你的人？或者我只是夢著在愛你？……如果我是真真實實的存在，這些燕子怎麼會這麼向我竊近？」

不論在小說、散文、旅行日記或對時事的分析中，紀德都不斷提供給我們異乎尋常而不斷變換的觀點，但不管他的觀點如何變化，我們始終都見到豐富的智慧，對人心普遍而深刻的了解，而其語言則達到古典的明晰程度，又具備豐沛的變化。著名的 *Les Faux Monnayeurs* (「偽幣製造者」，一九二六) 便是例子之一；這本書對一羣法國年輕人做了毫不容情而透澈的分析。其新穎的寫作技巧，已經在當代的故事寫作藝術上造成了一個全新的趨勢。另一個例子便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回憶錄，在這本書中，作者意圖忠實的記載他的往事，沒有增加任何於他有利的話，也

沒有掩蓋任何不愉快的事。盧梭也曾經做過同樣的努力，但他有一點不同，就是在他展示自己的缺點之際，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邪惡，沒有一個人敢於論斷他，或詛咒他。

而紀德却直截了當的拒絕同胞論斷他的權利；他訴諸更高的法庭，要求從更廣的角度來看他，在這樣的法庭之下，他會把他自己鋪陳在神的眼下。因此，他的回憶錄的意義便可用聖經中那句神秘的話指示出來，而「麥子」則代表了人格；只要這人格是有情的、前思後慮的、自我中心的，他就只能孤獨的存在，而沒有創生的力量；只有以他的死和變形為代價，他才可以獲得生命，並結出果實。「我並不認為，」紀德寫道：「有任何看待道德與宗教問題的方式，或在這方面的行為方式是我所不知道的，或在我的生活中未曾實行過的。事實上，我希望把所有這些至為分歧的觀點調和在一起，什麼也不排除，準備將戴奧尼蘇斯和阿波羅之間的爭端交托給基督去解決。」

紀德心靈活動的多樣性，可以在前面這段話中見其曙光，雖然他的多樣性常常遭人誤解與責備；但是他的多樣性卻從沒有把人導入歧途。他的哲學有一種傾向：無論代價如何都必得要有新生，而且也一直在激起那神奇的鳳凰，使它從火焰的巢中重新飛起。

今天，紀德作品中豐富的主題與動機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感謝與讚美，紀德本人雖然似乎喜歡引起別人對他的批評，我們卻可以把這些批評放在一邊。即使在已經成熟的年齡，紀德也從沒有想要我們完全接受他的經驗與結論。他最大的願望是挑起問題，呈現問題。即使在未來，他的影響力也將落在對他作品熱烈的爭論上，而不是在全然的接受上，而他真正的偉大，正是以此為基礎。

紀德的作品包含着一些段落，幾乎帶有懺悔錄式的無所顧忌。他想跟法利賽人作戰，但是，在這場戰爭中，要想不致搖撼某些纖細的人性模式是困難的。我們必須一直記得，紀德的這種態度是一種對真理的熱愛，而這種態度，自從蒙田與盧梭以降，就已經是法蘭西文學的一個公理了。紀德在他演變的各階段中，都表現了對文學人格的真正捍衛，而這種捍衛乃是以作家人格的權利與義務，要把人格的一切問題毅然而誠實的表達出來。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在那麼多方式中表現的、激起的文學活動，無疑代表了一種理想主義的價值。

安德烈·紀德先生不幸因為健康關係，不能前來親自接受頒獎，但由於他表示以極大的感謝來接受這項榮譽，因此他的獎現在呈遞給他法蘭西大使閣下。

致 答 辭

紀 德

我被迫放棄這次預期中愉快而又有益的旅行，不能親自來參加這次莊嚴的聚會，不能親自用我的聲音表達我的感謝，我的懊惱是無需說的。

如各位知道的，我一向拒絕榮譽——尤其是一些由法國所頒、而我憑著我是一個法國人這點即可當之無愧的榮譽。各位先生，我坦白承認，我是在一種頭暈目眩的狀態下突然接受了你們給予我的、一個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榮譽。許多年，我以爲我是在荒野裏呼喊，後來我只是對着一小羣人說話，但今天你們向我證明，我信仰少數人的道德是對的，而這種道德遲早會獲得勝利。

各位先生，在我覺得，你們的票與其說是投給我的作品，不如說是投給那種使它有了生命的獨立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從一切可能的方面遭受到攻擊。你們從我身上看出了這精神，你們覺得有必要贊許它，支持它——這件事使我充滿了信念和內心的滿足。然而，我無法不想，僅在不久前法蘭西的另一位人士，他比我把這種精神表現得更好。我想到的是保羅·梵樂希；在我跟他半個世紀的友誼中，我對他的讚美與日俱增，而只因他的去世才阻止了各位把他選入我的位置。我常說，我總是用何等友善而又非示弱的虔敬向他的天才俯首；在這天才之前，我總

是感到「人性，太人性了。」願對他的回憶充滿在這頒獎的會場，而此回憶，在黑暗越深沉之際，在我眼中越顯得燦亮。你們渴求自由的精神，要它戰勝一切，並透過這象徵性的、不分國界的、不願暫時派系紛爭的獎勵，你們給予了這個精神出乎意料的機會，使它發出特異的光芒。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 •



別人也許能寫出一本書來；可是我這裏要說的故事，我已經全力生活過，而且在上面用盡了我所有的德行。因此我想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如果有支離破碎的地方，也不願編造事實加以補綴或連接。任何潤飾的努力，反而會阻礙我希望在講它們時，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

我還不滿十二歲時，就失去了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原在哈浮當醫生，我的母親因為再沒有留在那裏的必要了，乃決定來巴黎住，料想我在這裏可以更順利的完成我的學業。她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間小公寓，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們住在一起。弗羅拉·阿緒拜爾敦小姐已經沒有了親人，起初她是我母親的家庭教師，然後變成她的同伴，不久便成了她的朋友。我當時就生活在這兩位婦人的身傍，她們的神色總是同樣的溫和與悲哀，現在我只能想見她們服喪的樣子。有一天，我想是在父親死了許久以後，母親把草帽上的黑帶子換成了絳色帶子：

「啊，媽——」我叫了起來：「這顏色多麼不適合你！」

第二天她又換回了黑帶子。

我的身體很弱。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總念念不忘地擔心我會疲倦，如果她們的關懷沒有使我變成一個懶人，想必是多虧我天性真的愛好工作。天氣一好起來時，她們兩個就認定我應

該離開城市，以爲我久呆在城裏，臉色已變得蒼白。等到六月中旬，我們就上哈浮附近的奉格司麥去，我的舅父比柯倫每年夏天在那裏接待我們。

比柯倫家座落在一所花園裏，花園並不大也不特別漂亮，與一般諾曼地的花園並無兩樣。白色的二層樓房，很像前兩世紀的許多別墅，面對著花園的前方，向東開了一二十個大窗子，面對花園後邊的也同樣有這許多窗子，兩旁卻沒有。窗上都嵌了小塊的玻璃，有些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太亮；在旁邊的那些舊的就顯得又綠又黯。有的帶一些瑕疵，我們的大人叫它「水泡」，從裏面看出去，樹變得扭曲，郵差在前面經過，突然長了一個瘤。

花園是長方形，四周都圍了牆，房子的前面是一塊相當寬大蔭涼的草地，四周繞著一條沙礫的小徑。這一邊的牆低了些，因此可以看見環繞著花園的農場院子。照鄉下的慣例，農場以一條山毛櫸的林蔭路爲界。

房子後面，西邊的花園較爲開闊些。雜花掩映出一片歡樂的一條小徑，沿著南邊的樹牆伸展，由厚厚的一片葡萄牙桂樹和另外一些樹擋住了海風。另一條小徑沿北邊的牆腳隱入樹叢。我的表姊妹們稱它爲「幽徑」，一到黃昏以後，就不敢輕易去那裏冒險。這兩條小徑，直通到下方那承接花園，但要低幾級的菜園。然後，在菜園的盡頭，有一道秘密小門通往牆背後的一叢矮樹林；山毛櫸的林蔭路，從左從右，就在那裏終止。站在西邊的門階上，可以越過這叢樹林的頂端望見高原，欣賞高原上滿佈的穀物。天際不遠處，是一個小村子的教堂；傍晚空氣澄靜的時候，幾家的炊煙。

每逢晴朗的夏夜，飯後我們就去「低園」。我們走出那秘密的小門，直走到林蔭路上有一張長椅的地方，在那裏可以一覽田野的景色。在靠近一個廢坑的茅蓋處，我們的舅父、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會坐下來；在我們的面前，小谷充滿了霧靄，天色在遠林的梢頭轉成金黃。然後我們繼續在早已昏暗的園子盡頭逗留一會。回來時，我們在客廳重見到我的舅母，她差不多從來不同我們出去……對我們小孩子而言，晚上就這樣結束了；可是往往到了很晚，當我們聽見大人上樓睡覺時，我們還在房間裏看書。

幾乎所有白天的時間，我們若不在花園，就一定在「教室」；教室也就是舅父的書房，那裏擺著我們的書桌。我的表弟羅伯和我並坐在一起，我們的後邊——須麗葉和阿麗莎。阿麗莎比我大兩歲，須麗葉小一歲，羅伯則是我們四人中最小的。

我想在這裏寫的並不是我早年的回憶，而只是與這篇故事有關的一些事情。我的故事實在可以說開始於我父親死的那一年。也許是喪事給我的感受太深——若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悲傷，至少也是由於目睹母親所承受的哀慟——爲我預備了新的感情，我過份的早熟了。因此那一年，當我們再回到奉格司麥的時候，須麗葉和羅伯相形之下顯得愈加幼小，而一見阿麗莎，我就猛然了解到我們兩個都已不是小孩了。

不錯，就在我父親逝世的那一年；證實我的記憶沒錯的是我們剛到時，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朋友談話的房間；她們正在談論我的舅母；母親正氣憤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老實說，我無法想像比柯倫舅母穿戴黑色，正如同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艷